

## 乡/村/故/事

## 大山里的“渴望”

张辉文

第40个教师节快要到了,让我想起非常敬重的一个老师,就是因我因工作关系接触到的刘宗元。

刘宗元老师是荣昌铜鼓镇人。1996年,铜鼓山已有了一条土公路,但还是只用泥土石头夯实的“机耕道”,且山高路陡。一天他在回家的途中,遇到几个蓬头垢面的小孩在路边玩耍。“你们怎么不去读书呢?”他不由自主去关心。“太远了,走不了那么远。”“我家没钱让我读。”……几个小孩叽叽喳喳地回答。“你们想读书吗?”“想啊,太想了!”刘宗元至今忘不了那几双渴望的眼睛。这一双双明亮但又麻木的眼睛让他辗转反侧,夜夜难眠。经过几天考虑,他毅然决定要在山上办一所民办小学。

说干就干,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激励着他,于是他将这所学校取名为“渴望小学”。家里的两间石头房子作为教室,他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,买课桌,买黑板,买办学所需要的一切东西。

民间办学的艰难可想而知,特别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。还好他以前在刘驷村小任教过十几年,家长们非常信任他。第一年,“渴望小学”招收了19个学生。这些学生大部分来自山上,有几个来自山腰,山脚。学生小的四五岁,大的八九岁,他把学生分成了学前班和一年级两个班级。有些学生太远,中午不能回家,他便叫这些学生自己带米,妻子义务为这些学生蒸饭。

“渴望小学”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办起来了,这一办就是13年。从“渴望小学”走出去的毕业生有200多名,高峰时期,学校有六个年级六个班,虽然每个班只有10多人。这些学生与公办学校学生相比成绩并不差,学校及他个人多次获得镇级奖励。刘宗元的二女儿受他的感染也参与进来任教。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,有读了重庆大学、南京大学等名校的,有做生意较成功的,还有在外面打工和在村里务农的。

前几年,我再次回到铜鼓镇工作,铜鼓山已今非昔比。公路四通八达,农民的楼房宽敞明亮。刘宗元老师还住在这里。如今从重庆主城来到铜鼓山顶也只要两个小时,来这儿旅游或接受红色教育的人们络绎不绝。研学教育课程有一部情景剧,年过八旬的刘宗元在里面饰演了一个角色,这个角色就是他作为这里的一个见证者的所感所悟。每每观看这部剧时,我都见到刘宗元老师眼角隐隐的泪,我相信他的情感来自内心深处。

致敬刘宗元,致敬师者!

(作者系荣昌区文联副主席)

## 生/活/随/笔

## 观日出



李锡琴

清人姚鼐《登泰山记》写观日出:“正赤如丹,下有红光,动摇承之”,概略了些;巴金在《海上观日出》里,写朝阳冲破黑云,跳出海面:“不仅是太阳、云和海水,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”,确实壮丽;刘白羽在《日出》中介绍别人写的日出,都不及他在飞机上观日出,那“火一般鲜红,火一般强烈”的旭日,让“机舱座里每一个酣睡者的面孔红了”,那奇观中的红日是“在滚滚流开”的灰色云层之上的。

自从有了自驾游的条件,我一直想寻机来一次观日出之行,要那种带有文学意味的,每天每地的日出都不同,我眼里的日出定然别有意味。

去云南普者黑时,特意绕道舍得草原。那晚宿在草原的小镇上。五点起床,因为分不清东南西北,就把车开到最高处,太阳无论从哪方出来,都可观。草原上温度低,太冷,我和老公蜷缩在车内,共裹一张浴巾取暖。终于,见一方天际出现鱼鳞白,渐渐出现一条淡红的云带,并越来越艳丽,我们兴奋地期待着。可不久,云带渐渐褪色,微亮的东方像拉上了一道铅色的幕布,挡住了我们的视野——起大雾了,先还能见的远山近丘遮掩其中!我们回到车内,睡起回笼觉,只等云开雾散,能看一眼那轮心念的红日也不枉此行。可等了近一个小时,雾越来越浓,十来米远就认不得人了。

去贵州,又安排去龙里草原看日出。绕完山路十八弯,车一到草原,没看到日出,先欣赏了落日的金光染红整个草原的绚丽。老公顾不得开车爬山的劳苦,停下车,就去追夕阳,叫我去找住宿。等我找好住宿,只能从他的手机里欣赏龙里的夕阳晚照。好吧,我是来观日出的,这么好的晚照,预示着更好的日出。可我想得太美,那晚,雷雨交加,第二天早上,雨雾迷蒙,旅店的人说,这样的天不可能看到日出,只好悻悻然离去。

今年暑假出游,安排去峨眉山。老公去过两次了,讲他们去金顶观日出。那回在冬天,租了棉衣,半夜从接引殿起身,徒步上爬。路上结冰,同伴滑倒,滚了好多圈,幸未掉下悬崖,但留下了“接引殿打滚”的笑谈。他们运气好,上了金顶,看到了滚滚滔滔的云海,看到了从云海中喷薄而出的峨眉朝阳。

这次是老公安排去峨眉山的,说是要弥补我没去过的缺憾。一路上,自然又不知是第多少遍给我重温他记忆里的峨眉山印象。离峨眉山还有十多里,我们的车被人叫停,原来是清音阁附近的民宿老板拉客。

“明早,从你那里去金顶观日出来得及吗?”

“行呀!不行不要你们的钱。”

老公的意思是,我们住接引殿,离金顶近,观日出赶时间。可老板说,接引殿费用比他那里贵几倍,我心疼钱了。既然他保证能观日出就跟他去了。

为了赶上第一趟车,我们不到五点就出发了,按预定路线一路向上,等到了金顶,已经快九点了。能以安慰的是,这天天公不作美,早到的人也没看到日出。好吧,均无缘!

看日出的心愿一直梗在心口,回家后突然想到,我家在三十层高楼的最高层,而且楼顶做成花园,可以上去的,为什么从没想到去自家楼顶观日出?真是应了“门前无风景”之说。我头晚上看好日出时间,六点前就起床,来到楼顶。此时,天已明亮,湛蓝的天空清澈如镜,长江北岸,东山上空已绯红,旭日即将东升。过了一会,我见天色没多大变化,就想,可能山势较高,太阳虽在那边已升起,但要爬过山给我看,还要一会儿,我便背过身,弯腰在花园里拔草。不知不觉过了十来分钟,直起身来朝东方看去,那轮红日已翻过高山,跃上城市林立的高楼,悬在半空中了——我看到了太阳,它的光辉已散满郊近城,并在江面上灿烂着。但,我又一次错过了日出。

好吧,一次次的错过,才给留下一次次的念想。先欣赏着姚鼐的日出,巴金的日出,刘白羽的日出,再找个有心情的日子,选一个恰当的地方看日出去。我相信,我与日出越来越近的缘分,终有了却时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## 诗/绪/纷/飞

## 贵州行吟



耕夫

甲辰初秋,重庆暴热,耄耋之年的母亲在空调下还偶尔摇一摇蒲扇,远差归来的我约上弟弟陪母亲去贵州旅游式避暑,她欣然同意,我窃喜。

于是带着她去拜瞻长顺5000年的银杏神树,在行走中体验青岩古镇的人流如织,在游船感受杜鹃湖的幽静澄澈,荔波小七孔桥的喧嚣人气,夜郎谷的地域个性文化……沐浴在战友家乡友朋的盛情中,品尝黔中美食,小小释放60年来欠慈恩的孝顺。这行程匆匆忙忙,心中充满温馨,看着母亲荡漾的笑容,心里平生几分安慰。

我因工作又提前返渝,把余程伴母托给了弟弟,高铁奔驰,我心依然在贵阳……特凑数韵记此壮游。

## 由渝至黔

陪母行游正初秋,  
车驰驾雾白云稠。  
苍茫渝州热浪汇,  
迤邐黔境万壑幽。  
路入深山山茶莽,  
桥横涧水水悠悠。  
沿途尽是仙乡景,  
秀美风光一望收。

## 访贵州

又渡乌江水,重来黔岭游。  
丹枫人共醉,诗向晚亭留。

## 贵州长顺战友邀游杜鹃湖

战友相逢带剑游,  
吟声惊起满湖鸥。  
正愁孤岛词难撰,  
迎面飘来一叶舟。

## 浣溪沙·宿长顺阳光度假山庄

初秋云翔去复停,周遭依旧郁青青。山灵

识我喜相迎。

曲涧水喧深窈径,石栏桥忆故人情,晓风  
时送捣衣声。

## 题长顺古银杏王

魁伟身如铁,参天五千春。  
任凭风雨劫,挺拔立乾坤。

## 观荔波瀑布

山腰喷涌欲飞腾,  
蓄势藏形有巨声。  
一自出山天地阔,  
不闻咆哮起雷鸣?

## 黔岭雄峰

突兀巍峨气势雄,  
四围林海拥梳峰。  
雾纱蒙面藏娇态,  
云带缠腰露笑容。  
溪涧泉鸣空谷翠,  
野花渲染满山红。  
欲寻世外桃源境,  
岭上人家酒正浓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、中华诗词学会理事)

## 新/作/者/

## 静谧的夜色

徐峰

一轮圆月挂在浩瀚的天空,四周群星簇拥,那静谧的月光照耀着山川、照耀着河流、照耀着城市、照耀着乡野!仿佛向人间撒上一层薄薄的粉黛,分不清是银色,还是金色,使得山水之间像童话世界,有些朦胧,有些迷幻。久居城市的人们早被明亮的灯光刺惯了双眼,似乎久久的遗忘了那朦胧的、久违的月光,有关月亮的传说,也一再走远,走远,再走远!

月色是静的,大地也是静的。除却一天的辛劳,人们渐渐进入梦乡,梦想着美好的未来!高楼里偶尔还泛出稀疏的灯光,不时映衬出莘莘学子、操劳主妇的身影。大街上偶尔几个行人还拖着或疲惫、或微醺的身躯,慢慢的游走,仿佛倦鸟归巢,互不打搅,只有那月光下长长的影子不离不弃的跟随。早起的环卫工人甩着长长的大扫帚,发出“刷…刷…”短促而单调的声音,走遍城市的大街小巷,清除一天的尘埃,换来清晨的洁净。菜市那些商贩也拖着懒庸的面容,在那低声细语的讨价还价。

整座城市也进入了休眠状态,白天那些热闹、那些喧嚣已经不再,楼宇轮廓灯带早已关停,高楼和远山一样的幽暗和朦胧,路灯已经开启节电模式,孤独的照亮着自己的范围,唯有月光的余晖和路灯的光束相互交织。那些游荡的猫儿、狗儿也不知蜷缩到哪个角落酣然入睡了,轻微的脚步声也没能惊扰它们的梦境。

池塘边上偶尔几只青蛙还在断断续续的发出“咕、咕”的叫声,就像那放学后没能背诵过关的学生,被留下来有一句、没一句地诵读着生疏的课文。山野间那蓬松的树枝,静静的注视着雾气的升华,任凭凝结的露珠在叶面滑落,然后再次抬起,再次的低下。遍地的小草伸着懒慵慵身肢,静静的、贪婪的吮吮着雾气,任凭露珠压弯了腰。夜来香还在静静的放射出浓郁的花香,飘的老远老远,不遗余力彰显着她的存在。

静谧的夜色是短暂的沉寂,包容了百姓的安宁,彰显着家园的祥和,孕育着明日的欢腾!

(作者单位:万盛经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)